

从《菜园》看沈从文中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王奎军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摘要: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且多产的作家,他在小说和散文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的中短篇小说尤其出色。《菜园》作为沈从文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他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抒情的环境描写;象征手法的运用;简约的文字描写——冰山风格;客观冷静的叙述。以《菜园》为主,并结合沈从文的其他短篇小说,对他的短篇小说艺术风格进行具体的分析总结,以便我们更好的领会他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沈从文,短篇小说,冰山风格,环境描写,象征手法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6-0066-05

An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Style on Shen Congwen's Novellas and Short Stories By Reading *Vegetable Garden*

WANG Kui-ju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and prolific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Shen Congwen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novels and proses especially in his novellas and short stories. As one work in his maturation period, *Vegetable Garden* fully reflects his artistic style in short story: a lyr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opriate use of symbolism, a concise depiction with words (the iceberg style), and the calm narration of the story. Based on the critical study of *Vegetable Garden*, together with other short stories, the paper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artistic style in his short stories to appreciate the artistic charm better.

Key words: Shen Congwen; short stories; iceberg style; environment description; symbolism

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沈从文是很独特的一位,他用富有灵性的笔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如世外桃源般美丽的湘西世界,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沈从文在很长时期内并未得到公正的评价,但自80年代以

来,随着海外学者对沈从文的重点关注,尤其是美国人金介甫是第一个给沈从文以明确的崇高地位,他说道:“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数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个伟大的作家之一,有些人还

收稿日期:2011-09-27

作者简介:王奎军(1984-),男,重庆云阳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下面”^{[1]7}。华裔汉学家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沈从文单独列为一章讨论,对沈氏评价极高。朱光潜先生也曾经说过:“沈从文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中终会有他的一席之地”^{[2]433}。种种迹象表明,沈从文正逐渐从被忽视回到他应当在文坛上拥有的地位。

沈从文创作最多的是短篇小说,有人把他称之为和莫泊桑、契科夫、欧亨利齐名的短篇小说巨匠。《菜园》写于1930年,当属于沈从文成熟时期的作品,这篇小说较为集中的体现沈从文短篇小说的特色,由此可以管中窥豹,看出沈从文的中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来,下面具体分析之。

像沈从文的其他很多短篇小说一样,《菜园》的故事情节很简单:讲的是一个姓玉的旗人玉太爷的遗孀及他的儿子在一个小城的生活。玉太爷原来是地方上的一个小官,他死后不久,革命军就推翻了清室,于是旗人失去了他们的生计,到处流浪,而玉家却因为从北京城带来了北京的白菜种子,原来是种来自己吃的,现在却救了母子的性命。母子就在小城里开了一个白菜园子,种出优良的白菜供小城人吃,后来菜园经营得当,居然让母子俩过上了小康生活。后来做儿子的去北京念了几年书,三年后回家看望母亲,还带回家了一个除了过分美丽不适宜于做媳妇的女朋友,正当做母亲的做着一种无害于事及其合理的祖母的幻梦时,儿子儿媳忽然被县里来的人带走了,以他们是共产党的罪名枪毙了他们。儿子死后,母亲寂寞的活了三年,在儿子生日的那个雪夜里用一根丝绦套在脖子上缢死了。

《菜园》作为沈从文成熟期的优秀作品,集中体现了沈氏小说的以下几种风格。

一、抒情的环境描写

沈从文虽然自称是乡下人,没有上过大学,但这并不妨碍他阅读大量的外国作家作品。他谈到自己所受的外国文学影响时,曾自述“较多的读过契科夫、屠格涅夫作品”,尤其是对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的手

法颇为赞赏”^[3]。众所周知,屠格涅夫善于描写景物,使其成为情节的有机部分,有文学中的风景画大师之称。沈从文接受了屠格涅夫小说的抒情性和自然性,在小说《菜园》里,抒情性则具体表现为抒情的环境描写。

来看一段描写菜园环境的句子:“两人常常沉默着半天不说话,听柳上晚蝉拖长了声音飞去,或者听溪水声音。溪水绕菜园折向东去,水清见底,常有小虾、小鱼,鱼小到除了看玩就无用处。那时节,鱼大致也在休息了”。这就是美丽的菜园,晚蝉、柳树、溪水、小鱼、小虾,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与和谐。有时候读沈从文的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感觉却像在读抒情散文,他总是用一支比画笔更灵巧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充满诗情的画面,这些美丽的画面穿插在小说中,成为他小说中独特的风景。

再来看一段描写雪后菜园的句子:“窗外就是菜园,时正十二月,大雪刚过,园中一片白。已经摘下还未落窖的白菜,全成堆的在园中,白雪盖过,正像一座座大坟。还有尚未收取的菜,如小雪人,成对成排站立雪中。”这段对于雪景的描写显得那么的从容不迫,而又是那么的精准。将尚未收取的白菜比喻成成对成排的雪人,无疑是很新奇贴切的。这两节环境描写,一个是对于夏季菜园的描写,另一个则是对于冬季菜园的描写,都显得那么生动传神。

沈从文小说中出色的环境描写还很多,我们自然还会想起他的名篇《边城》开头那段脍炙人口的对于小溪的描写:“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的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4]207}。

很多人指出沈从文小说有很强的抒情性和散文性,抒情的环境描写无疑是构成这种风格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使得他的小说充溢着温柔淡远的牧歌情调。我们可以对比看一下鲁迅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以小说《祝福》开篇的环境描写为

例：“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读了这段文字，恐怕我们心情更多的是一种凝重的感觉，“灰白色”、“沉重”、“钝响”、“震耳”都使得我们的心情不会那么轻松愉悦。鲁迅的环境描写当然也包含着作者的感情，可这种感情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旧社会的憎恶，当然和沈从文用欣赏的眼光描写自然环境有很大的不同。正是沈从文这种抒情性的环境描写，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如天堂般美好和谐宁静的湘西世界，有人说他是在美化现实，无视现实的丑陋。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文学作品不是纪实性东西，而是经过作者的审美加工而成，况且我们在沈从文的行文中，完全能感受到他是发自一种内心的对于大自然的真正热爱去描写自然环境的，感情是纯真的，如果硬要说他的抒情性的环境描写是一种错的话，那么陶渊明为我们描写美丽的世外桃源也是错，因为他也是将现实环境美化了，可是，我们会认为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有美化现实的错吗？

二、象征、暗示手法的运用

仔细阅读《菜园》，人们会发现其中有很多象征意味很浓的意象。

先说主人公的姓，主人公姓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象征着人高贵的品质。“玉”字在古人心中是一个美好、高尚的字眼，在古代诗文中，常用玉来比喻和形容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物。如以玉喻人的词有玉容、玉面、玉女、亭亭玉立等；以玉喻物的词有玉膳、玉食、玉泉等；以玉组成的成语有金玉良缘、金科玉律、珠圆玉润、抛砖引玉等，有关玉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如《和氏之璧》、《鸿门宴》等，更有多少人把自己心爱的儿女以玉来起名，如贾宝玉、林黛玉，对玉的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扎下了深深的根。笔者认为，作家在百家姓中选取“玉”来作为主人公的姓显然不是随意的，这其中包含着作家对于主人公品质高洁的暗示。

再从主人公的名也可以看出，少主人单名“琛”，而琛也就是珍宝美玉的意思，所以不难看出，主人公姓名的选取包含着作家的良苦用心。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作家对玉太太和玉家少爷衣着的描写，其中多次提到了母子俩衣服的颜色是白色：“夏天薄暮，这个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的、富于林下风度的中年妇人，穿件白色细麻布旧式大袖衣服，拿把宫扇，朴素朴实无华的在菜园外小溪边站立纳凉。侍立在身边的是穿白绸短衣裤的年青男子”。甚至我们还看到连他们家养的鸡的颜色也是白色的：“作母亲的一面仍然管理菜园的事务，兼喂养一群白色的母鸡，自己每天无事时，便抓玉米喂鸡，和鸡雏玩，一面读从北京所寄来的书报杂志”。我们知道，白色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方面象征着纯洁，比如说洁白无瑕；在另一方面，白色与死亡、丧事相联系，如“红白喜事”中的“白”指丧事，在今天，人们还可以看到在葬礼上，挽联的颜色是白色的，死者的亲属朋友通常还臂挽黑纱，胸襟上别着白色的小花。作者在这里是否在暗示着故事的悲剧结局呢？

关于玉家少爷从北京带回来的儿媳妇，作家并没有太多的直接描述，对于她的面貌，作家间接的通过婆婆的感觉描写：“媳妇则除了像是过分美丽不适宜于做媳妇，住在这小城市值得忧心以外，简直没有疵点可寻”。这只是对于媳妇外貌的描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美得不能再美的大美人。对于媳妇的品格，作家没有直接描写，但提到了媳妇特别爱菊花，菊花在传统文化中亦象征着品质的高洁，古人写下了许多赞美菊花的诗句，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难推测出媳妇是个外貌与品质俱佳的完人。

在沈从文的其他小说中，也能看到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如小说《边城》中白塔的坍塌与重建象征着旧的社会秩序的瓦解与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在小说《萧萧》中，有着象征意味的毛毛虫也多次出现。

作家把玉家一家写得这么美：从富于林下风度的玉太太，到白脸长身、知书达理有世家风范的儿子，再到品貌俱佳的儿媳，以及他们居住的

宛如世外桃源般美丽、和谐、宁静的菜园,正是要烘托出整个故事的悲剧性,正是所谓的愈美愈悲,愈悲愈美,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雪国》的悲剧性颇有相似之处。鲁迅先生尝言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个定义对于《菜园》这篇小说来说太贴切不过了,故事的结尾不但儿子儿媳陈尸校场,母亲自缢身亡,便是美丽的玉家菜园也改名叫做玉家花园,成为了当地豪绅宴客赏菊的地方了,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三、简约的文字描写——冰山风格

《菜园》里面有很多简略的描写:“地方一切新的变故甚多,随同革命,北伐……于是许多壮年都在这个过程中,死到野外,也成长了一些英雄和志士先烈,也培养了许多新旧军官……于是地方的党部工会成立了……于是‘马日事变’年青人杀死了,工会解散党部换人……于是从报章上消息,知道北平改成了北京”。

这段文字短短一百多字,却包含了30年代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要详细写出来,估计得好几个篇幅。但是作家既然又写上了这一段,就表明作家对于这段历史的重视,作家写下上面及其简略的文字,是希望读者能够通过简单的文字表面看到一段非常残酷的历史,作家没有对这段历史具体加以描述,却只是对于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点到为止,让读者自己去挖掘这些历史事件的深刻含义。

看到小说描写儿子死后玉太太所过的一个秋天:“秋天来时菊花开遍了一地。主人对花无语,无可记述”。这真的是一个没有什么可以记述的秋天吗?显然,一个刚刚失去儿子儿媳的母亲肯定是有太多的话要对菊花说的。

这里不得不提到沈从文小说的简约的叙述风格。海明威总结他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提出了“冰山原则”:“只表现事物的八分之一,而让其余的八分之七在水下,使作品内容给人以充实、含蓄和耐人寻味之感。他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

面’,而读者自己会‘强烈地感受到他所省略的地方’”^{[5]346}。这篇《菜园》毫无疑问也是具有“冰山原则”的写作风格。

这种简约的文字叙述风格在沈从文的其它短篇小说中也很常见。如他的小说《萧萧》的结尾。“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萧萧是童养媳,她嫁到夫家做媳妇时才十二岁,那时候丈夫还不到三岁,因为丈夫太小,后来萧萧被家里的一个做长工的小伙勾引使坏,怀孕了,照当地规矩萧萧是要身上绑块石磨沉石潭的,可是后来因为种种缘故,萧萧不仅生下了个小男孩叫牛儿,还和丈夫正式拜堂圆房,在牛儿十二岁的时候,家里也给他找了个媳妇,媳妇年纪比他六岁。这是一个古老风俗的延续,或者说是一个悲剧的延续,但作家却只有寥寥数语,但却又精炼传神的写出了悲剧的重演。

四、客观冷静的叙述

沈从文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客观冷静的叙述。在他的小说叙述中,没有大悲大喜,一切都是显得那么从容不迫,那么淡定。

在《菜园》中这样描写玉太太在儿子死后的反应:“第二天,作母亲的已病倒在床上,原来儿子同儿媳,已和三个因其他缘故而得同样灾难的年青人,陈尸到教场的一隅了”。

小说结尾写玉家菜园的改名及玉老太太的结局:“玉家菜园改称为玉家花园,是在儿子死去三年后的事。这妇人沉默寂寞的活了三年。到儿子生日那天,天落大雪,想这样活下去日子已够了,春天同秋天不用再来了,把一点剩余家产分派给几个工人,忽然用一根丝绦套在颈子上,便缢死了”。

作家好像在讲一件与自己好不相关的事情,丝毫不见作家对于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的同情,这体现了作家冷静客观的叙述风格。

有人批评说沈从文太冷淡了,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太缺乏同情心,甚至批评他是一个相当冷漠的人。的确,我们把他的小说和鲁迅的小说比

较,就会发现鲁迅小说里面有一种很强的爱憎分明的情感,如在《药》里面,分明能够在鲁迅的叙述中看出他对于民众愚昧的愤怒、对于革命者流血却不能唤醒民众感到悲哀。

但是,客观冷静不带一点作家本人感情进行叙述,恰恰是沈从文小说的重要特色之一。他曾经说过:“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6]44}。理解了这段话后,我们再来读《菜园》,恐怕我们就不会草率的批评沈从文的冷漠了。

这种客观冷静的叙述我们还可以在沈从文的其它小说中看到,如《月下小景》最后一段寨主独生子和他所爱女子一起服毒自杀的场景:“寨主的独生子,把身上所佩的小刀取出,在镶了宝石的空心刀把上,从那小穴里取出如梧桐子大小的毒药,含放到口里去,让药融化了,就度送一半到女孩子的嘴里去。两人快乐的咽下了那点同命的药,微笑着,睡在业已枯萎了的野花铺就的石床上,等候药力的发作。月儿隐在云里去了”^{[7]409}。这不像是在描写两人在吃毒药,倒像是在写这对情侣在吃糖一样。他不愿写“一滩血一把眼泪”,喜欢用微笑来表现人类的痛苦^{[8]303}。然而,悲剧性就在这客观冷静的叙述中凸显了。

其实,作家不是没有感情,而是站在一个相当的高度来看人生百态,这种冷眼旁观的手法更能造成故事的悲剧效果。

西方的文学理论提出过作家应该跳出感情的纠葛,客观的叙述,当代作家余华更是迷恋于冷静无动于衷的描写暴力,这些理论现在看似新鲜,殊不知沈从文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用过了。

《菜园》这样客观而无动于衷的描写玉家少爷和媳妇的横尸街头,描写玉老太太在儿子死后三年的忽然自缢,没有呼天抢地的悲痛抒情,但却造成了一种相当的悲剧气氛。真正的悲哀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所以作家干脆不表达,而在平淡的叙述中让读者去体味故事的悲剧性。这就是沈从文的高明之处。

五、结 语

正是由于抒情的环境描写,象征、暗示手法的运用,简约的文字叙述风格,再加上客观冷静的叙述,造就了沈从文小说独特的风格,使他的小说充满温柔淡远的牧歌情调,造就了他小说的独特魅力。当然,沈从文小说的艺术魅力还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深层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挖掘。

参 考 文 献

- [1]刘洪涛. 杨瑞仁. 沈从文研究资料:上[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 [2]刘洪涛. 杨瑞仁. 沈从文研究资料:下[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 [3]凌宇. 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1.
- [4]沈从文. 沈从文小说选:下[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5]朱维之. 外国文学简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6]沈从文.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M]//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11卷,2004.
- [7]沈从文. 沈从文小说选: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8]沈从文. 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M]//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11卷,2004.